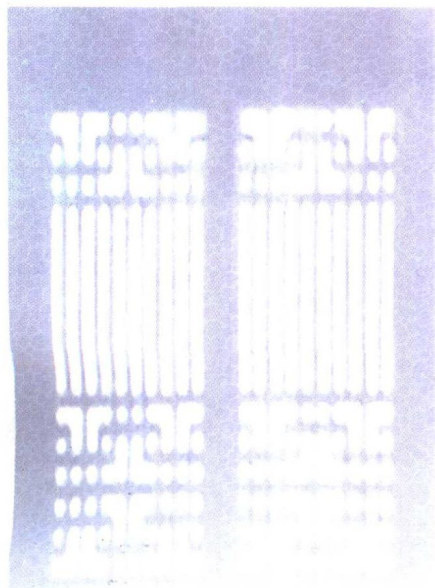


周翼南 主编

DengXia CongShu

灯下丛书

人生留梦



人民出版社

人生留梦



00180524

灯下丛书

DengXia CongShu

周翼南 主编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生留梦/周翼南主编. —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03.1
(灯下丛书)

ISBN 7-216-03560-7

I. 人…

II. 周…

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7995 号

· 灯下丛书 ·

人生留梦

周翼南 主编

出版: 湖北人民出版社
发行:

地址: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
邮编:430022

印刷:京山金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
开本: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.75

字数:143 千字 插页:4

版次: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 定价:15.00 元

书号:ISBN 7-216-03560-7/I·306

《灯下丛书》序

曾想写五本书：将与自己有关的照片汇集拢来，并配上文字，此其一；将师友所赠的书画汇集拢来，并配上文字，此其二；将自己的“收藏”汇集拢来，并配上文字，此其三；将师友寄我的信函精选之，并著文一一说明背景意义，此其四；最后一种，是想写一本关于“梦”的书。

但是，由于各种原因，一直未动手作此事。

正好湖北人民出版社约我编一套丛书，每种 20 万字左右，要求是：有益有趣，有品味且雅俗共赏——这些话说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但看到现时文字垃圾多，编一套有益于人的书来，也是功德。灯下思之，故应允。而且，我想起我计划中的五本书——何不与师友合作共为之？我把想法对社方说了，社方以为可。于是，我便向师友约稿，约稿信中曰先出五种：

1.《尘海留影》

请提供照片一幅，文一篇。照片为自己可，他人可，与亲人师友合影可。著文谈照片来由，以显真情友情、往事近事，给人以启迪和深思。字数宜在 1500 字内。

2.《书画记事》

友人往来，常有书画互赠，这是情感的交流，人生的痕迹。请提供所藏书画作品照片一幅，并记述评议，抒情寄慨。字数在

灯

下

丛

书



1.



1500 字内。

3.《收藏琐记》

现在有收藏之热。其实,收藏并非要秦砖汉瓦,宋瓷明画。只要是自己所购、友人所赠,能置之于室,可引起许多美好回忆者均可。当然,有文物价值更好。此记不含书画,它物均可,请提供实物照片并千字文一篇。

4.《珍贵信函》

书信自古有之,但传世之函不多。请提供亲人或师友书信手迹照片一件,并千字文一篇,介绍来信者并此信的意义影响。读者从中亦可获得深的教益。来信除了手迹照片外,请将原件细抄一份以免有误,并希望先获得来信者同意发表。

5.《人生留梦》

请记梦、谈梦、说梦。记实可,志异可,散文之体可,小说之法可。字数宜在 2000 字内。

师友均以为有意义,纷纷赐稿,还推荐了一些人士参与,并提供了一些可入选的好文章。

这样,便有了这套“灯下丛书”。

目前这五种,或可称为第一辑吧,我希望“灯下丛书”能出下去,人们在灯下常读常阅,会有所得。

编者

2002 年秋

目 录

- 1 周翼南 《灯下丛书》序
- 1 冰 心 说梦
3 痴人说梦
5 季羡林 寻梦
8 张中行 梦的杂想
15 谢蔚明 梦读“访谈录”
20 黄苗子 梦中佳酒
22 骆 文 关于梦的随笔
28 罗 飞 梦的诗
33 魏荒弩 说梦
37 吉学沛 梦李準
41 楚 奇 张家界说梦
45 鲁 光 画梦
49 柯文辉 梦中钓梦
54 张志安 非梦是梦说抓鱼
58 李士非 浮生记梦
65 张 洁 梦
68 包立民 多少思念梦魂中
71 卢禹光 云之梦

灯

下

丛

书



1

灯

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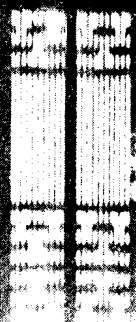
丛

书



2

- 79 舒 乙 冰心的梦
83 林 庸 梦话
86 刘益善 谷子哥哥与爷爷的梦
90 李建纲 说梦二题
94 甘茂华 迟子建记梦
99 胡南开 遥拜青弋祭柳公
107 徐 鲁 画梦录三章
113 萨本介 梦画
117 徐小斌 画与梦与人
126 刘二刚 录梦枕
131 舒 婷 梦入何乡
137 梅墨生 说梦
141 钱鹏喜 正反梦



灯

下

丛

书



3

- 146 罗时汉 梦里当兵
151 华 晏 梦和梦想
156 王生才 梦说
160 鲍尔吉·原野 醒在梦的心里
169 赵绍虎 青山梦
173 怀 一 夜车
179 斯 妤 梦魇
185 澄 子 梦里梦外的故事
189 阿 毛 梦里人生不敢怠
193 彭 德 发掘梦境
201 周翼南 人生四梦
206 韩 羽 兴犹未尽

冰 心 (1900—1999)

作家,翻译家。福建长乐人。著有散文集《寄小读者》、《冰心散文集》,诗集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,小说集《超人》等。

说 梦

我从1980年秋天得病后,不良于行,已有六年之久不参加社会活动了,但我几乎每夜都做着极其欢快而绚丽的梦。我会见了已故或久别的亲朋,我漫游了五洲四海的奇境。白天,我的躯壳困居在小楼里,枯坐在书案前;夜晚中,我的梦魂却飘飘然到处遨游,补偿了我白天的寂寞。

这些好梦要归功于我每天收到的、相识或不相识的海内外朋友的来信和赠书,以及种种的中外日报月刊。这些书信和刊物,内容纷纭繁杂,包罗万象,于是我脑海中这千百朵飞溅的浪花,在夜里就交织重叠地呈现出神妙而奇丽的画面!

我梦见我的父母亲和我谈话,这背景不是童年久住的北京中剪子巷,而似乎是在泰山顶上的南天门。母亲仍旧微笑着,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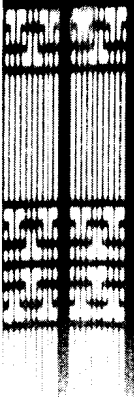
灯

下

丛

书





灯

下

丛

书



2

亲拍我的肩头,指点我看半山茫茫的云海和潺潺的飞泉。

我梦见在美国的母校慰冰湖上,轻轻地一篙点开,小船就荡出好远,却听见背后湖岸上有美国同学呼唤:“中国有信来了,快回来看吧!”

我梦见在日本东京一排高楼中间,凹进一处的、静雅的“福田家”小餐馆里,在洁无纤尘的地席上与日本朋友们围坐在一张矮几边,一边饮着清淡的白酒,一边吃着我特别欣赏的辛辣的生鱼片。

我梦见我独自站在法国巴黎罗浮宫的台阶上,眼前圆圆大花坛里分片栽着的红、紫、黄、白的郁金香,四色交辉,流光溢彩!从那里我又走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咖啡座上,静静地看着过往的穿着淡青色和浅黄色春装的俏雅女郎。

我梦见我从意大利罗马的博物院里出来,走到转弯抹角都是流泉的石板路上,又进到一座壮丽的大教堂里,肃立在人群后面,静听坚实清脆的圣诗歌咏队的童音。

我梦见在高空的飞机窗内，下望茫茫无边的淡黄的沙漠，中间横穿过一条滚滚滔滔的尼罗河。从两岸长长的青翠的柳树阴中，露出了古国埃及伟大建筑的顶尖。

我梦见……这些梦里都有我喜爱的风景和我眷恋的人物，醒来也总是“晓枕心气清，奇泪忽盈把”。梦中当然欢乐，醒后却又有些辛酸。但我的灵魂寻到了一个高旷无际的自由世界，这是我的躯壳所寻不到的。我愿以我的“奇泪”和一缕情思，奉献给我海外的梦中人物！

痴人说梦

我几乎没有一夜不做梦。

我记得西方有位作家说：旅行了几十年的人，他的手提箱上重叠地贴上了许多旅馆的商标纸。最下面的是永远也揭不下来

灯

下

坐

书



3

灯

下

丛

书



4

了。人的脑子也一样,最先留下的印象也是永远抹不掉的,总在梦中重复出现。

我的梦里的人物,都是七八十年前的我的父母、弟弟、师、友……醒来涌上我心头的,是龚定庵的诗“……忧患稍稍平,此心即佛者,独有爱根在,拔之暴难下,梦中慈母来,絮絮如何舍”。

昨夜又梦见我回到美国威校宿舍“娜安壁迦”楼去——其实这座楼早已拆掉了——我住的却是一间三角形的屋子。我说:这间屋子虽然窄小,却离慰冰湖最近,还同美国同学争了半天!

最近七八年来,寸步不离的美国朋友送我的“助步器”和常在我书桌上打滚的咪咪,却从来没有入梦。我在梦中虽不是健步如飞,却也来去自由。从容地游山逛水。跳到我书桌上的不是咪咪,而是我母亲所喜爱的那条花白长毛的“北京狗”!

1988年10月31日晨

季羨林(1911—)

学者,翻译家,散文家。山东临清人。现为北京大学副校长。著有学术专著多种,且有散文集《季羨林小品》等创世。

寻 梦

夜里梦到母亲,我哭着醒来。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,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我瞪大了眼睛看着黑暗,一直看到只觉得自己的眼睛在发亮。眼前飞动着梦的碎片,但当我想把这些梦的碎片捉起来凑成一个整个的时候,连碎片也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。眼前剩下的就只有母亲依稀的面影……。

在梦里向我走来的就是这面影。我只记得,当这面影才出现的时候,四周灰蒙蒙的,母亲仿佛从云堆里走下来。脸上的表情有点同平常不一样,像笑,又像哭。但终于向我走来了。

我是在什么地方呢?这连我自己也有点弄不清楚。最初我觉得自己是在现在住的屋子里。母亲就这样一推屋角上的小

灯

下

丛

书



5



门,走了进来。桔黄色的电灯罩的穗子就罩在母亲头上。于是我又想了开去,想到葛廷恩的全城:我每天去上课走过的两旁有惊人的粗的橡树和古旧的城墙,斑驳陆离的灰黑色的老教堂,教堂顶上的高得有点古怪的尖塔,尖塔上面的晴空。

然而,我的眼前一闪,立刻闪出一片芦苇,芦苇的稀薄处还隐隐约约地射出了水的清光。这是故乡里屋后面的大苇坑。于是我立刻觉到,不但我自己是在这苇坑的边上,连母亲的面影也是在这苇坑的边上向我走来了。我又想到,当我童年还没有离开故乡的时候,每个夏天的早晨,天还没亮,我就起来,沿着这苇坑走去,很小心地向水里面看着。当我看到暗黑的水面下有什么东西在发着白亮的时候,我伸下手去一摸,是一只白而且大的鸭蛋。我写不出当时快乐的心情。这时再抬头看,往往可以看到对岸空地里的大杨树顶上正有一抹淡红的朝阳——两年前的一个秋天,母亲就静卧在这杨树的下面,永远地,永远地。现在又在靠近杨树的坑旁看到她生前八年没见面的儿子了。

但随了这苇坑闪出的却是一枝白色灯笼似的小花,而且就在母亲的手里。我真想不出故乡里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花。我终于又想了回来,想到葛廷恩,想到现在住的屋子,屋子正中

的桌子上两天前房东曾给摆上这样一瓶花。那么，母亲毕竟是到葛廷恩来过了，梦里的我也毕竟在葛廷恩见过母亲了。

想来想去，眼前的影子渐渐乱了起来。教堂尖塔的影子套上了故乡的大苇坑。在这不远的后面又现出一朵朵灯笼似的白花。在这一些的前面若隐若现的是母亲的面影。我终于也不知道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母亲了。我努力压住思绪，使自己的心静了下来，窗外立刻传来潺潺的雨声，枕上也觉得微微有寒意。我起来拉开窗幔，一缕清光透进来。我向外怅望，希望发现母亲的足踪。但看到的却是每天看到的那一排窗户，现在都沉在静寂中，里面的梦该是甜蜜的吧！

但我的梦却早飞得连影都没有了；只在心头有一线白色的微痕，蜿蜒出去，从这异域的小城一直到故乡大杨树下母亲的墓边；还在暗暗地替母亲担着心；这样的雨夜怎能跋涉这样长的路来看自己的儿子呢？此外，眼前只是一片空濛，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了。

天哪！连一个清清楚楚的梦都不给我吗？我怅望灰天，在泪光里，幻出母亲的面影。

1936年7月11日于葛廷恩



灯

下

丛

书



7

张中行 (1909—)

学者，作家。著有《负暄琐话》、《负暄续话》、《负暄三话》、《禅外说禅》、《顺生论》及长篇自传《流年碎影》等。

梦的杂想

我老伴老了，说话更惯于重复，其中在我耳边响得最勤的是：又梦见什么人在什么地方，清清楚楚，真怕醒。对于我老伴的所说，正如她所抱怨，我完全接受的不多，可是关于梦却例外，不只完全接受，而且继以赞叹，因为我也是怕梦断派，同病就不能不相怜。严冬无事，篱下太冷，只好在屋里写，——不是写梦，是写关于梦的胡思乱想。

古人心心古，相信梦与现实有密切关系。如孔子所说，“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”，那就不只有密切关系，而且有治国平天下的重大密切关系。因为相信有关系，所以有占梦之举，并进而有占梦的行业以及专家。不过文献所记，梦，占，而真就应验的，大都出于梦与现实密切相关的信徒之手，如果以此为依据，以要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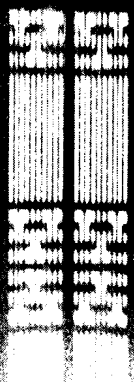
灯

下

丛

书





灯

下

丛

书



9

自己之梦,比如夜梦下水或缘木而得鱼,就以为白天会中奖,是百分之百要失望的。

也许就因为真应验的太少或没有,人不能不务实,把梦看作空无的渐渐占了上风。苏东坡的慨叹可为代表,是:“人生如梦,一尊还酹江月。”如梦,意思是终归是一场空。不知由谁发明,一场空还有教育意义,于是唐人就以梦的故事表人生哲学,写《枕中记》之不足,还继以《南柯太守传》,反复说明,荣华富贵是梦,到头来不过一场空而已。显然,这是酸葡萄心理的产物,就是说,是渴望荣华富贵而终于不能得的人写的,如果能得、已得,那就要白天忙于鸣锣开道,夜里安享红袖添香,连写的事也想不到了。蒲公留仙可以出来为这种看法作证,他如果有幸,棘闱连捷,金榜题名,进而连升三级,出入于左右掖门,那就即使还有写《续黄粱》之暇,也没有之心了。所以穷也不是毫无好处,如他,写了《续黄粱》,纵使不能有经济效益(因为其时还没有稿酬制度),总可以有,而且是大的社会效益。再说这位蒲公,坐在聊斋,写《志异》,得梦的助益不少,《凤阳士人》的梦以奇胜,《王桂庵》的梦以巧胜,《画壁》的梦级别更高,同于《牡丹亭》,是既迷离又实在,能使读者慨叹之余还会生或多或少的羡慕之心。